

東北師範大學。彰化師範大學

交流心得

輔三乙 S0111131 謝○竹

我從東北回來了，帶回來一張因水土不服而長滿疹子的臉和滔滔不絕的記憶清流。

我太懶惰，記憶太多而整理太少，每次都都不知道從何說起；又過於感性，說不出精準的東北文化或脈絡分明的故事經過，我只能描述某個時刻某種感覺或身體記憶，是一種任性，也是一種情非得已。晚上六點多，一行人坐著遊覽車回到彰化師範大學，在學校附近熟悉的全家遇到了熟悉的同學，我們在全家門口聊了一會兒，突然發現還穿著外套的自己額頭、手臂全冒出了汗，出汗了，出汗了，身體也知道，果真是回到台灣來了，濕熱的台灣對比著太陽再大也因天氣過乾而皮膚龜裂的東北。

同學說她一開始完全沒認出我來，因為看起來過於疲憊與憔悴，膚色變黑，臉也長了疹子。「是嗎？」我還以為我看起來還不錯耶！雖然不到容光煥發，但也不至於這樣！這趟旅程，我獲得太多甜蜜、感動、興奮與美好，可以說是收穫滿滿，也難怪我會這樣誤會了。在拖著湖水綠大行李箱走回家的途中，我不斷地安慰愛漂亮的自己，臉可以再養，臉可以再養，皮膚回到熟悉的台灣也許就會好起來，等一下再去吃便當街最常吃的那家麵店，胃就不會再痛了。此起彼落的安慰聲是為了捍衛我的堅定，說什麼也不要失去這11天回憶的堅定。

每趟旅程都有好幾個開始，若真要追究起來怕也追究不完，第一個浮現的是初到東北的歡迎晚會。更準確來說，是朝鮮族的舞蹈表演，扇舞、彩帶舞、扁鼓舞、劍舞個個都是精彩絕倫，我本是個愛看表演的人，尤其愛看表演者的眼神。他們的服裝、音樂、動作一致性與整體氛圍都令人驚艷，但留在我瞳孔中的始終是他們活在表演中的眼神，當下表演什麼舞就跳出那個舞的靈魂，「到位」是我對他們最毫無猶疑的形容！轉瞬回到我們的團隊，等一下換我們上台表演。我們這一排已躁動不安許久了，我們沒有受過長時間專業的舞蹈訓練，更不知道原來歡迎晚會的表演「長這樣」，實在是太誇張了！太誇張了！說害怕，是真的很害怕，當然也擔心著東北師大師長與同學的眼光。

好了好了。回到初衷找初衷，並不需要做比較，我們的表演是要呈現出「台灣文化及人情味」，不是要關注歌聲或舞蹈多厲害。上台後，不知怎麼心情突然輕鬆許多，我跟自己說，我們唱台灣的心跳聲，就要唱得夠有力、夠有台灣的感覺，我放開一切好大聲、好大聲地唱著，邊唱邊忍不住對著身旁的夥伴笑了。也許阿！我們也一樣到位呢！

黑木耳和玉米是東北常見的食材，幾乎每一餐都會看到它們的存在。自己常私下把它們配成一對，看到黑木耳便尋找玉米，看到玉米了就尋黑木耳，只差沒為他們寫一個動人的愛情故事。相較於台灣，這裡的食物口味重，偏辣偏鹹，飲料也偏甜，像民族的個性般，豪爽、直接、濃烈。又因此地有朝鮮族居住，也常見到韓國風味的餐館林立。東北師大的同學請我們吃了幾次「辣條」，說是他們小時候的回憶，口感比蒟蒻硬些，外觀是紅紅辣辣的條狀物，吃了一小口覺得滿新奇的，我不吃辣，但我樂於經驗他們的童年。

童年，遊戲的童年，在淨月潭國家森林公園重新上演。這是和東北師大同學

更加親近的那天，我們分組競賽，層層闖過不同關卡累計總分。我是個愛玩遊戲的人，除了打打殺殺、你追我跑之外我都樂於嘗試。夾水杯、蒙眼過障礙、用身體穿過洞幾乎每一項我都玩了，我享受遊戲，是享受藉著遊戲和別人更加靠近，以及共同為了某個目標而努力的感覺。重點並不是目標達成與否，而是「過程」，是我們說笑、歡呼、加油，做什麼都在一起的過程。

遊戲結束後，大家相約去看小淨月潭。走著走著，突然後面傳起「得一獎啦！」的立體環繞人聲，聲調中還夾帶著濃濃的東北口音。回頭一看，只見隊長以光速穿越一棵又一棵的樹木，一手還高舉著一大袋零食，不斷喊著「得一獎啦！得一獎啦！」朝我們奔來。我們一陣歡呼，而歡呼完後是更強烈、更悠遠的爆笑。總覺得那瞬間自己好像置身在古代，而隊長便是那大將軍，騎著快駒送捷報來了！搞不好那瞬間我們真的穿越了也說不定，畢竟在神秘清幽的森林裡什麼事都可能發生。

長白山，是這趟旅程中的重點之一。起程之際，我是既期待又害怕，期待的是美景與壯闊，害怕的是長途坐車的難受。曾經做過五個小時的區間車，無聊就算了，暈車才是最恐怖的。一聽到去長白山要6個鐘頭以上的車程，極度不舒服的感覺一下子全湧回來了，然而這對東北師大的同學來說不過是小意思，因為他們回家鄉總是坐上更久的火車，甚至在火車上過夜。於是我也安慰著自己，很快的很快的，睡個覺啊、聊個天啊很快就到了。然後想起梁文音唱的《情人知己》，有段歌詞是這樣的——「幸福很難/我相信/只要我們夠努力/沿途搖呀晃呀也都是美景」，沿途搖呀晃呀都是美景。

安慰自己果然很有用，上車睡覺；下車尿尿，著實應用在我身上了！即使抵達住宿地方時已經晚上九點鐘左右了，也不覺得這一路特別漫長。「我最愛自己嚇自己，但也最會安慰自己」，是我給這一天的註解，也算是一種自我覺察吧！明天，就是明天，要真正登上長白山囉！我心中有個雀躍的小女孩在來回奔跑，雖然導遊說能不能幸運看到天池還「不好說」，雖然導遊的「不好說」已經快變成他的口頭禪了，但是！我會看到天池的，因為我總驕傲地覺得天池也想看到我。

我們上山了。乘著11人座的小白車上山才體會到什麼叫作「雲霄飛車」！一路上都是各種角度的U字型大彎，我們被晃的東倒西倒，尖叫聲不斷，我卻像被點中笑穴一樣笑個不停，我也不知道我笑什麼，但就是覺得心情爽朗的不得了！當我望向車窗外壯闊而秀麗的風景時，甚至不想說話了，不斷有一種想把自己送給大地的瘋狂想法，太壯闊、太壯闊了！好像心中本來堅硬而頑固的牆都被溶解，心開始變得很寬，什麼都放的進來，但也什麼都不會囤積。

是時候，讓乾果店老闆登場。長春有一條熱鬧的街，叫做桂林路，桂林路上有一家乾果店，乾果店內有一個臉方方的老闆。每次去桂林路，我們都會到這家乾果店，一半因為緣分，一半因為店內的美味。乾果店內有蘋果乾、紫地瓜條、地瓜酥、葡萄乾，還有各式各樣的乾果雜糧，最好吃的就屬紫地瓜條了，不吃還沒事，一吃就停不下來了，再加上老闆強調什麼也沒加，因此我們常常光顧，久

了也成了一種習慣。記得我們要去長白山的前一天，老闆對我們喊著：「欸…小姑娘，明天還來不來啊？」我們答道：「我們要去長白山，可能長白山回來後再來。」

後來也的確再來找老闆買紫地瓜酥了，但這句話仍印在我心中。「明天」這種東西就像無限循環小數，這個明天相遇了，總還有下個明天，誰能保證每次的相遇？

去到一個新地方，總會建立起許多連結。說到長春的馬路，會想到不絕於耳的喇叭聲，我們問當地人原因，他們說東北人性子急，後來我們也見怪不怪，把喇叭聲當作打招呼的一種方式了；而說到長春的水果，則會想起藍莓與「姑娘」。姑娘這種水果的外皮是淺黃色的，裡頭的果實呈土黃色，吃起來酸酸甜甜的，相當特別。

去到了一個新地方，總會尋找與舊地方不一樣的地方，像尋寶一樣，把「差異」留起來，待日後好好玩味與品嚐。總覺得似乎還有一些沒說的，但我想也就讓它過去了吧！也許哪天日後想起某個小故事，會感覺如獲至寶呢！筆沒能留住的，眼睛會留下，眼睛也忘了的，會好好放在記憶的相框。

噢！對了！有件事一定要說，我看到天池了噢。